

264384

黃振輝先生惠贈

校總還 蔣 編主駱家楊

庫文界世

書叢年青界世

體裁與風格

冊下

一之書叢導輔學自文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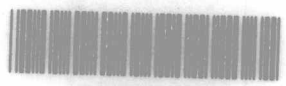


行印局書界世

15
2
804

港台書室

26438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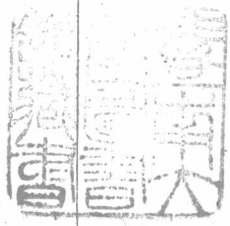


90097213

蔣伯潛著

體裁與風格 下冊

世界書局印行



體裁與風格

下冊目次

第一章	鬍子花白的孟姜女	一
第二章	「詩」	一一
第三章	「詞」	二三
第四章	「散曲」與「劇曲」	三四
第五章	我國戲劇的來歷	四五
第六章	踏青	五六
第七章	「小說」(一)	六八
第八章	「小說」(二)	七九
第九章	雪泥鴻印	八九

第十章	氣象的剛柔·····	一〇〇
第十一章	筆法的曲直·····	一〇九
第十二章	文辭的繁簡·····	一二〇
第十三章	色味的濃淡·····	一三一
第十四章	空襲·····	一四二
第十五章	從文境上辨別風格·····	一五三
第十六章	從聲調上辨別風格·····	一六三
第十七章	從章句形式上辨別風格·····	一七三
第十八章	從格律意態上辨別風格·····	一八四
第十九章	體裁與風格的結論·····	一九五
第二十章	室邇人遠·····	二〇八

第一章 鬍子花白的孟姜女

葫蘆谷雖然僻處縉雲的鄉間，離錢塘江很遠；蕭山淪陷的消息，却在這桃花源似的山村中，掀起了極大的風波，震蕩了村中人們止水般平靜的心。陰曆臘尾年頭的半個月裏，他們簡直在風聲鶴唳中過日子。直到毗連蕭山的地方漸漸地穩定下來，葫蘆谷裏的謠言，方纔平息。小學和附設的補習班，也都開學了。

在這半個月裏，却有一件趣事，給村人們加添了些談話的資料。陰曆除夕的前一日，山振福不是接到了他們鎮長一件雷厲風行的訓令，限文到五日內要他們繳齊五十件棉背心嗎？他當初急的了不得。幸而尹莘耜的媳婦富氏擔任婦女補習班的家事科，在教學縫紉時，預先叫他們做就了，所以除夕那天，就收集了六十件布的棉背心。陰曆正月初二日，山振福便備了公文，親自出馬，叫山阿德挑着棉背心，到鎮上送寒衣去。不料他們到鎮公所裏，竟吃了碗閉門羹。敲了許多時候門，一個書記開門出來，說是因為過年鎮長老爺早就封印不辦公了。振福沒奈何，只得和阿德找到鎮長的家裏來。阿德將挑着的包袱歇下，拿着振福的名片，先進去找人。振福在門口等了許久，只見阿德氣忿忿地跑出來道：「媽的他到親戚家去拜年了。他家的長工叫我們送到鎮公所去，說這裏是他的公館，是不收公事的。」振福也等得懊惱起來了，嚷道：「呆子！

你不好對他說，鎮公所我們已去過了，因為關着門，所以才找到這裏來的嗎？」阿德道：「我何嘗不這樣說？那傢伙勢派大得很哩！一聲也不回答，把屏門砰的關上了。」他們兩人無可如何，只得重新挑了回來。

振福回到家裏，氣得夜飯也吃不下，躺在床上發肝火。阿德也火極了，無可告訴，趕到尹家來告訴莘。莘相笑道：「這却是那廝自討苦吃，並非我們促狹！」——阿德哥，你去請福翁來商量商量吧！」阿德料想莘相必有主意，便飛奔到山家去。不多時，把振福邀來了。素秋提着一盞諸葛燈照了她祖父過來。招呼坐下，莘相便道：「依我的主見，明天備一角呈文，把六十件棉背心逕送到縣政府去。這公文我來起草，叫素秋鈔一鈔，也不費什麼力的。」他就提起筆來，不消二十分鐘，便在一張白紙上寫成了呈文的草稿。

「案奉本鎮鎮長李少白二月二十日訓令，內開：「轉奉

鈞府一月二十五日訓令，內開：「准本縣縣黨部函開：『本省捐募寒衣，餽贈前方戰士，各縣早經着手募集。本縣人民急公好義，不當後人。用特備函咨請令飭本縣各鄉鎮公所，從速募集，以便早日彙送』等情。准此，除分令外，合亟令仰該鎮長從速募集，繳送前來，切勿延誤。」等因。奉此。查葫蘆谷村爲本鎮所屬殷富之區，理合派募棉背心五十件，限於文到五日內送鎮。事關軍用，務須遵照派定件數，於規定期限內，照繳到鎮。如敢故違，定依貽誤軍機論罪。該村長勿謂言之不預也！切切，此令。」等因。奉此。查葫蘆谷全村人民，共計三十家，均以耕農及手工業爲活，並無殷富之家。且地處山僻，風氣不開，居民尙多因仍舊習。二月二十一日，奉到李鎮長訓令時，恰爲廢曆除夕前夜，遵限於五日內趕製棉背心五十件，事實

上不無困難。幸經村長以

鈞令挨戶曉諭，村民頗知大義，日夜趕製，於三日內製成棉背心六十件。爰於二十四日，備呈親自送至鎮公所繳納。不意適值廢曆新年，據鎮公所書記張生福面告，云在李鎮長封印期內，例不辦公，得難收受。不得已，親往李鎮長公館繳納，又值李鎮長往戚家賀年，拒不收受。竊思此項寒衣，事關軍用，限期已屆，急於星火，只得備文越級呈繳。務懇俯鑒下忱，即予收轉，公德兩便，謹呈。

續雲縣政府。

壺鎮葫蘆谷村村長山振福。」

捐稿子，振福看了，便叫素秋帶回家去，鈔好填了年月日，蓋了鈴印。

第二天一早，仍舊叫阿德挑了兩大袱包棉背心，從鎮上搭乘汽車，逕送到縣裏去。下了車，便一直上縣衙門來。號房裏坐着一個大塊頭的門房，見他們兩個人土頭土腦，便擺出一種待理不理的架子來。可是見他們是送寒衣來的，倒也不好拒絕，懶洋洋地道：「你們且在這裏等一等，待我先去稟明縣長。」他拿着那件呈文，慢慢地踱進去了。這時，縣長正在會客室裏接待壺鎮的汽車站長王承宗——從前，縣長看王承宗是個小夥子，並沒有把他放在眼裏。後來聽人家說起趙望之是特地到葫蘆谷來找他的老友尹莘耜的，而王承宗又是尹莘耜現在受業的學生，對待他便又是一種態度了。——那大塊頭門房把山振福的來意說明了，將呈文雙手奉上，站在旁邊伺候。縣長沒有把公文拆看，便道：「怎麼不從鎮公所彙轉？零零碎碎地來

麻煩——既已送來了，給他一個收條，叫他走吧！誰有工夫見他？」那門房答應了一聲「是」，轉身就走。王承宗見是葫蘆谷村長的呈文，便道：「縣長，我們尹老師便是住在這位山村長家裏的，去年趙望老回去時，也由山村長送來上車的。我們的國文補習班是附設在他兼校長的小學裏的，他便是我們的校長了。他老人家今天到縣裏來，我得去陪陪他。縣長再見了！」說畢，起身告辭。那縣長道：「王站長，且坐一坐。」一面高聲叫那門房道：「轉來，轉來！」大塊頭又重新回進會客室來，垂手站着。那縣長忽喝道：「糊塗的東西！話也說不清楚嗎？山村長自己上這兒來了，怎麼不說明白——快請！」大塊頭又「是是」地答應了幾聲，退了出去。「這真是從那裏說起？究竟還是說的不清楚呢？還是聽的不清楚呢？」他嘴裏雖咕嚕着，腳下却不敢怠慢，比進來時快得多了。走出儀門，便張開喉嚨嚷：「山村長縣長請！」跑到了門房口，領着振福進去，還回頭招呼阿德道：「朋友，你且在這裏坐坐，桌子上的茶壺裏有熱茶，篩了喝吧！」

振福跟着大塊頭走進會客室去時，承宗和縣長都站起來招呼。振福坐下了，笑道：「王站長也在這裏，巧得很！」那縣長道：「呈文，我已經看過了。李鎮長把我的訓令壓了一個月光景，等陰曆年底纔通知你，而且只限五天，要你們三十家人家的小村子趕製五十件棉背心，未免豈有此理！你却能在三天之內，募集到六十件，可見你老先生平素辦事公正，爲村民所信服了！現在已改行陽曆了，他却擺臭架子，在陰曆過年時

封印！他那來的印？省政府，縣政府，何嘗封什麼印？還要到親戚家去拜年，真是荒唐得很！我得下令去訓斥他一番。——山村長，剛纔王站長說起，去年趙望之先生曾來看住在府上的一位尹莘耜先生過，盤桓了好幾天。趙先生是兄弟從前的老師，那時得訊太遲，要來拜謁他，他已經走了！振福是個忠厚長者，他聽了這一番話，覺得幾天來悶在肚子裏的怨氣早已化爲烏有了。便把趙望之和尹莘耜的交情，和那幾天在葫蘆谷裏作客遊玩的情形，一一說了出來，直說到自己送他上車以及後來有一個蕭以璧，也說是趙望之的學生，來找尹莘耜，如何如何鬧了笑話。那縣長道：「這人簡直是個騙子，到處借人家做招牌，幌子，可惡得很！」承宗也笑道：「聽說他已在淪陷了的蕭山城裏做縣長了。」那縣長道：「當初我也聽得如此說。近來方曉得，蕭山淪陷的時候，他曾做了五天臨時縣長，因爲竹槓敲得厲害，第六天便被斥革了——這真是俗話所說，『羊肉不吃得，惹了一身騷』啊！」他們談了一會，便告辭出來。棉背心已由收發處正式給了收條，承宗陪了振福帶了阿德，到一家飯店裏，請他們吃了中飯，方同車回鎮。振福和阿德別了承宗，帶着愉快的心情回到家裏。

那位李鎮長真的到親戚家去拜年了嗎？並不。他那天躺在家裏，振福送棉背心去，他故意吩咐鎮公所，書記和家裏的長工託辭拒絕的。過了兩三天，他便向縣政府上了一個呈文，呈繳在本鎮收集的棉背心

一百件。——許多店家繳的是三塊錢一件的錢，他却老實不客氣地吞沒了。——公文裏還帶了一筆，說葫蘆谷村長山振福故意拖延，違抗命令，向縣長請示，怎樣加以懲罰。他想：「山振福這老頭，屢次挺撞我，這次也撞在我手裏！」那天雖然來繳過棉背心，一定是收了些破舊的，一定不會到五十件！鄉下人過新年要緊，有誰肯替他做棉背心？如其要趕製新的，他們只有二三十家人家，那裏趕得及？小小的山村裏，一時要這許多布和棉花也辦不齊呀！」他越想越得意了。『最好縣裏叫我罰他的錢！』他自言自語地說。他的呈文送上去之後，沒有多少日子，便接到了縣政府一件指令。鎮公所把這件公文送到他公館來時，他很得意地向那書記說：『這次的回文來得這樣快，可見這件公事是要緊的了。不知山老頭兒受了怎樣的懲罰！』邊說邊含着笑，把公文封袋拆開。那知不看由可，看了把他的肚皮都幾乎氣破了！原來這封袋裏有兩件公文。一件是斥責他的，說他借公濟私，故意和山振福爲難，而且在偌大一個鎮上募了許久，只募集了一百件棉背心，葫蘆谷村的住戶不到全鎮三十分之一，在短短的三四天內，却繳了六十件，可見他的溺職，貽誤要公了！本應撤職查辦，姑從寬記大過一次，以儆將來。還有一件是叫他轉下去給山振福傳諭嘉獎的指令，不但大誇獎，而且記功一次。他這纔後悔那天做得過火了些，沒有把送來的棉背心接受下來，反叫這老頭佔了一着。可是沒辦法，只得老着臉皮，備了一道訓令，把縣政府的嘉獎令轉了下去，却在令末帶了一筆說他

越級呈繳，也有不合而已。山振福接到了這件公文，高興異常，親自拿來給辛相看了，又講給阿德聽；講完了，哈哈大笑道：「我們兩人肚子裏悶着的氣，今天方得吐盡！」——這已是陰曆元宵前一天的事。

山石庵裏的小學早開學了；國文補習班本學期第一次講習會，也早開過了。這一次會，只可說是行了一個始業式。山振福仍舊到場，却没有說什麼話。辛相先把批改好的寒假作業——鈔注選文——分別發還。並且說：「上學期講習的是文章的體裁，本學期前半期要講習的，當從文章說到文學，如詩、詞、戲劇、小說等等的體裁。去年也曾提到過，「辭賦」是文學的一種，今年便應當推論到其他的文學作品。可是這些文學作品，古文辭類纂和經史百家雜鈔都是不收的，所以我只得從別地方選些來做例。劇本中的傳奇，如琵琶記、桃花扇等小說中的長篇章回小說，如水滸傳、儒林外史等，可以由諸位同學去借來看，或買來看。其餘如詩、詞、散曲、元劇、短篇小說等，我已選定了許多，仍照去年鈔注選文的辦法，由各位同學拿去分配鈔注。鈔注完了，再交還核閱。如其大家認為要印，也可以和去年選注的文章一氣編印。還有一件事，得通知你們。子壽曾來信和我商量，他在聯合高中裏教兩班一年級，共有一百光景學生。教科書價錢太貴了，而且教材太呆板，無選擇的餘地；如其自己選了文章印，只有一百份，又太下經濟。你們寒假裏鈔注的選文，原是我和他和小兒共同選的。他想請你們多印一百份，寄給他作為教材。不知你們的意見如何？」他們大家齊聲答道：

「這當然是很好的事！」辛杞又道：「小兒黎明本學期在師裏也兼一班國文，可否再加印五十份，一同寄去。」他們又道：「這更不成問題了！」「去年我們的講義共印一百份，今年印選注好的文章，可以加倍印二百份。排好了版之後，多印的只要化紙墨和印工的錢，不要加排工了，所以份數愈多，價錢愈便宜。」李桂說：「可是已經注好的選文，得趕快印，他們要候着用的。」辛杞又說。李桂道：「這也容易辦，好在石阿毛已升排字工人的副領班，他一定肯趕排的。」振之道：「既是份數愈多愈便宜，索性多印些，省得買的人多了，又要重排。」李桂道：「重排倒可不必。去年印的講義，我都打下紙板了。如其有大批銷路時，只須澆鑄鉛版，是很省事的。不過紙版的價錢倒不小。去年製的紙版費，我還掛着宕賬呢！」這次始末式是用幾張八仙桌拼成口形，大家環坐着，開的茶話會。振福笑嘻嘻地含着旱烟袋兒坐在那兒，聽他們談話。這時方開口說：「一共多少錢呢？爲什麼不告訴我欠了人家的賬，過了年還不還？難爲情的！去年我就向你們說過，錢不夠我可以墊的。」李桂道：「大概要一百塊錢，還不到些吧！」振福道：「那末，今天就帶一百塊去，先結了賬。」

——中玉，你先在小學的存款裏支給他，明天我來還給你吧！」原來石中玉在小學裏兼做事務主任，教導主任是王振之兼的，體育主任是山承良兼的。——答道：「款子，我藏在家裏，我就去拿一百塊錢來吧！」說罷，就站起來走了。辛杞繼續說道：「本學期講習的，我可以先告訴你們一個大概。詩、詞、曲、戲劇小說，這是關於

文學體裁的；文章的風格，如繁簡、剛柔、濃淡、疎密、輕鬆和嚴肅等等，都得講到。雖然目次沒有完全編排好，大致的次序是這樣的。今天分給你們鈔注的材料得立刻動手，能趕印出去，使大家在講習這一類後，就可去找實例閱讀，那是最好。」李桂道：「只要擔任鈔注的同學趕得快，排印是不成問題的，可以由我負責。」

剛談到這裏，中玉拿着錢來了。振福點交了李桂。接着是大家繳學費，膳雜費，恰好收了一百零八塊。振福笑道：「我真是老糊塗了！這筆錢不好先去還印刷所的賬嗎？倒害中玉空跑一趟！」說罷，便把一百元還給中玉，叫他在國文補習班的賬簿上轉一筆賬。餘下的八元，也交給了中玉。又哈哈笑道：「諸位，我們校裏的經濟是公開的。上學期的賬，中玉等忽兒可以翻出來，給同學們看看。」他們剛散會，大家在分配鈔注工作，排定記錄次序時，中玉的爸爸琢生忽然跑了進來，笑道：「阿福伯，尹老先生，我到得遲了！我剛從鎮上回來，替你們帶了幾封信來哩！」啊！今天原來備有茶點的。」說着把幾封郵政信，分給辛杞他們。辛杞一個人有兩封，一封是黎明的平快信，一封是梁家華的平信。他便一封封拆看了，笑道：「你們的生意來了！小兒黎明的信上說，聯師餘外的兩班一年級也想採用我們的選文，連他自己教的一班，共需一百五十份。梁家華的信上說，永康城裏有個私立的求實中學，國文教員戴靖之先生是他從前的老師，見他鈔注好的選文，問他是作什麼用的。他把此地的情形原原本本地告訴了他。靖之先生也是我同事過的，聽了大為贊成。前幾天，

要他寫信來問，選注的文章，可否加印，他也想買一百五十份去做教材。因爲他教的兩班高中一年級共有一百四十多人。」李桂道：「好極，好極！再加印三百份吧！連原有的預算，共印五百份好了。這兩封信此刻趕到，真巧極了！」振之道：「賣多少錢一頁，你也得算一算，復他們一封信。我們雖然不想賺多少錢，蝕本也不必的。」李桂道：「我去仔細核算一下，直接寫信復他們好了。大包的寄郵費倒不少啊！」承宗道：「你打好了包，交給我；我有免費寄遞的法兒，託公路汽車的司機帶去，不更直截快利嗎？」琢生笑道：「你們這補習班，將來大可以搖身一變，改做書坊生意了！可惜現在的印刷材料和紙張太貴，如果生意發達起來，尹老先生便可做總編輯，阿福伯便可改行做書坊老闆了。」振福也笑道：「我改了行，這把村長的交椅，你再也不好推託了！」琢生道：「啊！喲！這差使倒不好當！前幾天演那穿寒衣的趣劇，這孟姜女的主角，只有你阿福伯吃得落倒串的。如其掉了我，怕要和那鎮長老爺打一場架了！」大家向這個兒長大鬍子花白的孟姜女看了一眼，都忍不住笑了出來。

第二章 「詩」

山承良今年用功得多了。因爲第一次講習會時分配鈔注的工作，他所擔任的是「詩」的一部份；照辛相排定的次序，第二次就得講習，筆記的職務又輪派着他，每天課畢後，便在家裏用心鈔注，素秋見他如此努力，就幫同他鈔查。兩人合作，不到十天，把許多詩已鈔注完畢了，送去請辛相審核。辛相見他這般勤奮，自覺歡喜，立刻動手校閱，整整費了一天工夫，有幾處注得太繁的，替他刪削了；太簡的，替他增潤了；錯誤的，也替他改正了。親自把校好的稿本送到山家來。素秋承良都不在家，便交給了振福；他對承良有許多獎勵的話。振福聽了，也很高興。

第二次講習會在舉行了。辛相站在講台上，開始講道：『提到「詩」，一當先推究它的來源。詩歌的起源，可以說是在有文字之前。』大家聽了，覺得一楞。『匈奴是沒有文字的民族，可是他們也有民間的歌謠，一亡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蕃息；亡我焉支山，使我婦女無顏色。』由此旁證，可以推想我國未有文字的時候，民間已有口頭吟誦的不成文的歌謠了。現在各地不識字的婦孺，也有他們常唱的山歌的。』他把理由說了出來，大家又覺得他的推想並不奇怪。『我國音樂發明頗早，如呂氏春秋等書所說，伏羲作瑟，女媧作

笙簧，葛天氏之樂，三人操牛尾以歌，雖未必完全可信；但極遲，在黃帝時，音樂已相當發達，所以有伶倫作音律的事。我國的文字相傳是黃帝的史官蒼頡沮誦所造的，蒼頡沮誦造字，話雖未必可靠，黃帝時始有文字却是可信的；而音樂的發生卻在這時代以前。有音樂，必有合着音樂唱的歌詞了。所以說詩歌的起源，在有文字以前，並不是一種怪論。可是古代傳下來的那些詩歌，如堯時的擊壤歌，舜時的南風歌，夏太康時的五子之歌，已有出於後人依託的嫌疑；堯舜以前的詩，更無從說起了。所以我們不得不推那部三百零五篇的詩經爲我們的詩祖宗。從大體上看，可以說都是「四言詩」。詩經是我國中原的文學，它的時代是在春秋中世以前，戰國末年，南方新興的文學，是「辭賦」，可以現存的那部楚辭做代表。楚辭中的作品，有可歌的，有不可歌的；從前已經說過，不可歌的，便流爲「不歌而誦」的「賦」；可歌的，便成爲一種所謂「楚調」的歌詩。所謂「楚調」，便是每句用「兮」字的（或用「只」字，或用「些」字，都只是表示歌唱時的頓挫的。）項羽被圍垓下，曾做一首拔山歌：「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騏不逝。騏不逝兮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劉邦大功告成，做了皇帝，回到故里，也曾做一首大風歌：「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這一個失敗的英雄，一個成功的梟傑，都是楚人，所以他們做的詩歌都是用「兮」字的。楚調後來漢武帝立樂府，命李延年爲協律都尉，便把這首大風歌配以樂譜，作爲祭祀的樂章了。此後，

凡經樂府采選，可以合樂的歌詩，便叫做「樂府詩」，成爲詩的一體了。宋人郭茂倩編有一部樂府詩集，他把唐堯至五代的可以合樂的歌辭選輯了一百卷，分爲十二類，還有所謂「解題」，敘述源流極爲詳盡。到了三國初，曹操便借樂府舊題，以詠時事。例如薤露蒿里本爲田橫的門客哀悼田橫的詩歌。李延年把它收入樂府，作爲「挽歌」。曹操却借「蒿里行」這舊題來詠董卓之亂。曹植更自創新調，作樂府詩，如舞新歌。以後唐代的詩人，便多「擬樂府」，（如李白的將進酒、行路難之類）、「新樂府」，（如白居易的杜陵叟、賣炭翁之類）等作品。可是文人未必都懂樂律，他們的作品也未必可合樂歌唱，於是「樂府詩」便又名存實亡了。——這類舊詩，我已選了許多實例，諸位可以自己去看閱讀。他講到這裏，暫停頓拿起開水杯，喝了一口。素秋趁此機會，站起來問道：「我在爸爸書箱裏，找到一部文心雕龍，裏面有一篇樂府篇，後的注裏有這樣幾句：「孝惠二年，夏侯寬已爲樂府令，則樂府之立，未必始於武帝。」這話靠得住嗎？」辛紹笑道：「這是漢代官制的考據了。漢武帝立樂府的事，是見於漢書禮樂志的。或者惠帝時已有樂府，而大規模地采詩合樂，却在武帝時。所以文心雕龍樂府篇也說：「暨武帝崇禮，始立樂府，總趙代之音，撮齊楚之氣。延年以曼聲協律，朱馬以騷體製歌。」」素秋雖然看過這一篇，卻尙未讀得成誦，見辛紹竟原原本本地寫了出來，不禁暗暗歎服。